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上書

上本縣兵事書

聞之自古無長治之世也而亦無不可救之亂唯平時不預爲計則臨患有所不可救是以不恃有不亂之世恃吾有以應之使不能動而爲吾變古善治天下者天下長治而不亂卽亂而不至於不可救者誠備之以預也今世太平日久軍政廢弛生民不知戰鬬之事天下可謂治矣然近歲盜賊多起妖言流聞以致上下憂疑遠邇驚震則所宜預計以爲之備者人人知兵爲急矣夫今唯無卒然之

患也設患卒至如他處故事試思今之食於官若民壯弓兵哨兵有一能執戈者乎即執戈有一能禦敵者乎勿論此也即營之兵衛之卒有一可用者乎用之有可恃以守可恃以戰者乎此無智愚皆知其不能也夫舊兵既已無用而新兵又未有關吾不知當事者何以猶晏然也將謂寇必不至此而可高枕乎抑謂可不需兵而別有奇策以衛城社保民生乎將謂他州衛所有任其責而將兵來援乎抑謂十家牌民壯弓哨之類已足落寇膽魄乎此無智愚又知其不可也然而上司不過虛行故事州縣不過遵示移文相委相苟以倖其不至徒令名爲兵者播其流聞

以邀廩給亦甚可嘆已其最無謂者鄉兵也夫古寓兵於農雖實力田不離講武故耕爲良農戰爲精兵今之民無論不習干戈無以制勝且人各有心誰肯以父母妻子之身棄而爲兵若官必執而充之將見不事耕鋤乘勢起者天下皆是也夫今財殫民窮而又征科迫之吏胥擾之往往思亂而未發者無大難之端也近者竊聞其說道路盡言以爲必反果强行之其勢未受兵之利先受民之害此時而欲已亂恐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力矣方深外寇之憂而更召內　之變最大患也爲今之計不過一曰汰一曰募一曰練此三事者唯當盡去虛文行之長久州縣之

民壯弓哨營衛之兵大半老弱廢疾而不任事即壯者不爲販負則爲役而不審戰凡若此者宜嚴汰之不得冗食唯技力實出人者存之備使既不以濫食費糧便可以餘糧養新兵雖未必一以當千庶不至百不當一所謂汰者此巳夫材力過人者世未嘗絕也忠義欲立功之士亦時有也遇之無恩教之無道賞罰之不當此豪傑與愚民均不樂就也反是三做而又重之以利明告斯民以非復向時募兵之故事願應募者隆貌厚給以安之免其丁役仍勿令無用倖食之夫得以冒充其志智遠者遇有加等雖甚無行如盜賊有罪之人不妨略迹收之則所得者必善

且衆夫鄉民之副當八一呼而助者四集有不顧其死者何也服其義而走於利也此募兵之道也若練兵則重於二事葢汰而不習猶冗食也募而不訓猶無兵也有其職者不得以旗鼓進退之末虛塞報稱當賓試其舉重行遠之力試其弓馬步擊之技設形勢之難以觀其攻守臨不測之地以覘其用奇試其氣試其膽試其心職有專任有總攝下者密上者疎密者以日疎者以朔望以月以季能者益糧否者減食賞有最重有重有輕必明不以私罰亦如之且時上其能蹟於撫慮如古得名將於卒伍之列其所司之稱職與否視其兵以是眞實果毅行之不以有事

急不以無事弛如此則兵可精至於學校則益復射圃蓋弧矢之利不獨男子之志亦先王用以威天下者自昔三代盛時士多文武之材然其學必始於射以觀德行以飾禮樂近世士大夫多左武事其初學弟子雖務爲虛浮無當之文以倖富貴是以臨事倉皇至於禍敗今宜誠（原校一作鄭）重其事使時試於射且廣以行軍用師之道天下無事陶以禮樂詩書天下有事入則儒臣出則大將上以爲國家之用小亦可以守州里此亦預計之一策也若夫行常平之法息訟禁奢以爲民豐財勸鄉約重鄉飲明禮節以示民知義修其根本以爲長治之計又不當晏然而忘患

也況乎我地無名山無巨水風俗優柔太平則稱樂土變作較浙諸郡尤爲難守論者徒謂寇來進退無所據且見往時島夷寇不能陷以爲可恃夫前有海後有太湖洞庭安在其無進退也島夷外患如人身皮膚之疾非可槩論設或不爲之計一日禍作行於無人之地將奚以應之至當事者又不過懼動而好安以爲苟未必即至吾可以委後人因之外託於無糧而姑行虛事夫師行而費百金之費不仁之甚也天下之禍常伏於未必然之中倘或後人復委後人天下事其誰濟耶賴聖天子在上百司賢傑如此等事固萬無之然安不忘危聖人之心思患而防君子

之事且民困俗偷時事又多有如賈生所云抱火厝之積薪之下之勢也應之之具誠不可不備以預矣祥見淺言狂伏唯深宥非分之罪擇而察焉

上陳時事略 略范刻作書

古者天下治則公卿大夫得以無事亂則庶人宜以有言夫至庶人言之其事已有不及為甚至不敢言而卒不行故往往致亂若前史所載使人追咎先事之不舉而因太息世之無言者甚可憫也當今天子明聖庶務咸理而流寇未殲近遠驚懼震憐之戒豈容緩於今日乃得言者既不為憂學者又徒以記誦干利達不慮當世之務即或志

經世者又多不過類皆知而不言然則誰請當事者以儲
萬一不可知之變哉敢越分言大凡聞變而議者不過曰
十家牌曰鄉兵斯二事今時以爲奇策官府所爲急務也
夫名爲稽察寇則騷詐有損無益莫如十家牌愚以爲鄉
兵之說亦不異是蓋古昔井田不廢兵民未分故農可以
戰後世唯屯政爲不失井田之意故鄉兵可用也井田不
能行於今則鄉兵不可行於今明矣觀去歲自春以來上
司移文不一州縣嚴行已久終無一人爲兵則何以故民
各自愛勢不行也勿論兵不可得卽盡民而兵徒激亂耳
何益戰守不爲制利而反速禍萬一變生意外何恃而不

恐一則民之不可恃也夫忠義廉恥彼誦聖言列儒者或不能必一二於千百以不聞教之民處窮極之日不爲亂首善巳欲倚無恐不亦難乎一則兵之不可恃也執籍稽名按時給食人人兵也然老弱去半其壯又不知兵甚有終身不執戈者太平坐而糜食有急羣去爲盜患之方深遑責其衞況土平風柔寇來不能守險寇退不能遮擊地又不可恃也庫藏空虛倉廩無蓄平時尙不免借支預征若果有寇來奈何當此時議征則居民離散旣勢有所不能若欲養兵勞士巳無經歲之給糧又不可恃也一無可恃而徒倖寇不至則大患矣夫棟宇固而後風雨不入方

藥具而後疾病無憂民棟宇也兵方藥也謂無風雨而傾棟宇疾病形而不求方藥愚者曉其非且外患未有不自內憂起者今之內憂可謂篤矣比者季冬之月地震雷出又聞山鳴種種形兆明非吉徵以意測之非疾疫則水旱如此則民益困盜賊益多民困而盜多則雖無外患不可支矣況風雨漂搖必于腐棟圮宇也猶不早計而征科日急虎胥日橫又以鄉兵迫其思亂之心何異疾病已深而猶終日酒色耶是損之入而授之戈耳愚謂莫若罷鄉兵之虛名行訓練之實事自州縣以及藩郡自衛所以及都督莫不行之必期可用庶乎無事如虎豹之在山林既不

至於處食有事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方不失之倉皇則國家得守土之臣百姓慶生我之后功在社稷澤流無窮夫漢不無東海之憂而宋能爲橫山之舉是在當事者有以備之往以一籌陳之縣令兼錄焉自知狂愚無足瀆聽若略畀而詳其可否亦聖世不廢傳言之盛事也

上母舅書

年來甥因館遠久不至舅父家至亦不能久門中諸事皆不聞知前日拜祝岡陵親戚咸在特留宴飲更深而返稍知舅父與兩表弟父子兄弟多不和協矣人家興替必由天倫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又曰家道窮則

乖自古及今無不然也是以爲家長者必師之以正道之以和要使子孫世世久而不替也兩表弟出自兩母固已處於易乖之勢矣兄弟易乖則父子之間種種亦爲難處自非能忍如張公藝一錢尺帛不以私如義門鄭氏罕不積釀嫌隙至於父不父而子不子兄不兄而弟不弟一旦禍發骨肉分崩基業傾敗貽戒於旁人者古人以碗喻家人蓋言碗之破碎其初只是碎路一絲其後漸至不可收拾又以桶喻處家蓋言爲桶之木雖本不一箍得好時便滴水不漏也甥竊見舅父之㼝(北刻作碗)碎路不止一絲矣桶已將散箍之不可不亟矣去年不幸四表弟短命今日父

子三人處此多凶多懼之日同心一力尚憂善後之無策
安可復生嫌隙乎先外王考妣勤勞起家至今十七八九
兩表弟年各長大豈猶不念創業之艱難豈猶不知同氣
之當厚修其孝悌忠信以圖興復夫亦何難而必欲釁起
蕭牆覆亡殆盡乎夫母雖有兩父則一也假使兩母俱在
各私其子爲之父者均愛以彌縫其隙猶煩心力今兩母
俱已棄世一父二子何偏何私榮則俱榮悴則俱悴雖有
不令之兄弟嫌隙奚從而生伏望舅父深念兩子俱己所
自出兩表弟亦深念兄弟本同根而生一身之中兩手兩
足痛不獨痛癢不獨癢懲既往之愆圖方新之業止慈止

孝則友則恭上可以瞑先人之目於九原下可以垂後昆之慶於奕世矣自天子以至庶人父子兄弟之間每因一念之私不能自克至於受天之殃喪身滅祀者前後一轍舅父讀書達理固不待諫言而喻特恐兩表弟有所未知昏蒙其心以蹈覆轍甥愚目此情勢實切私憂用敢稽顙於先考先妣之前虔肅獻書萬惟俯察

疏

同學喪師疏代　癸未

蓋聞令儀具式敬及衣冠舊德無忘優加苗裔是以李生貧沒博陵爲舉其喪石氏窘存河陽爰卹其後維彼友生

義猶若此況乃左右就養義並於君親北面執經情通於生死忍使十年在殯一抔之土莫營四序屢遷百世之粢難續茲者■先生潛志樂修清操永矢授經幃席多牵誘之方習禮牆屏備匠成之督要終謀始教思無窮究緒引端小子有造特以青衿畝儉研窮閒際其年絳帳堂虛卷齋不周乎楹梁摧方痛萎隕兼傷西階之櫬猶依北邙之木末拱某等下屈服義學成幸免於歸耕音旨親承道喪忍尸諸草莽心爽徒切場築無能侯芭之為揚公洵可法也顧玉之於俞氏竊所願焉將謀馬鬣之封爰市樵蘇之地在賢嗣克遵遺訓不欲徧告仁人而愚某嘗學徐

行實恥獨爲君子加以束帛人有其心俗以芻靈物維其力雖愚殊窮達弟子之職斯均閨室異涼饒生徒之私則一或執紼或引旌白馬素車四方於是乎觀禮亦置田亦表道綠紫紅字千秋何慮乎廢墟義則取之服勤事有優於賻贈庶懿人之望登邱隴而如瞻先生之風托松楸而不朽謹疏

禱雨疏 壬辰

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賢否倒置政令拂宜賦役緊急苞苴大行盜賊肆起含生之民橫離非辜死亡無算愁慘怨毒上干天原校一作太和其致水旱理固應有但今耕種之

人善良為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於貪墨又扇於强暴征輸外迫衣食內窘吞聲隱痛以延視息及夫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尤絕依賴若降凶灾是僅存善良復蒙大虐也天心仁愛宜為惻然爰率衆哀籲願賜齊雨以遲時耕盜匪良均休無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盍罔弗聞知

陰陽運數有齊有不齊齊者數也不齊者人事使然予聞之里老萬曆戊子大水明年己丑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二十有三日連雨忽三四尺先是農之惰者十百為羣乘田潦取魚鰕鼃蚌以為食其勤者力於車救水盡乃已雨至勤者登不損惰者失望

至今戊子爲一周甲子水不逮萬曆間然四歲連苦水此或陰盛之效壬辰旱河水涸井泉竭自五月不雨至秋七月壬辰雨亦二十有三日也積八月壬寅舟始盡通農之勤惰者亦如昔時不知更後戊子宜如何姑識以俟來者

啟

鄉約公舉沈義馭范刻作儀先生戊寅

沈義馭先生正直淸方素爲吾鄉推重誠後學典型敝俗坊砥也今月十二日本縣盧老父母來講約于鄉我等宜各持公服就講所面舉請加先生禮使士民知所矜式云

今載美德如左其有闕遺幸高明補之

先生素守介節履跡不及公庭不入富者之室不阿貴者之容

先生中年喪室不更娶

先生雖最貧不受非義之財

先生交友極誠信其不正者絶勿與近

先生受諾不宿議論慷慨必依古人聞不平事義形於色

先生經學溫故知新教誨弟子不倦

張履祥謹啟

右雲村抄本列上書類柄按篇內云云是啟告邀約非上書所言也今從范刻列啟

告同志啟

亡友倪寄生有親未葬有子未成今月弗幸一朝淹世斯亦有情之其嘆交游之至傷也兹者卜葬之事及期將舉所哀藐孤誰其撫諸祥意欲攜俱（原校一作居）館舍教之數載特以窶貧未能勉效古人推食之誼勢必寄螟主人每日須銀三分米一升用敢徧告同志凡在平生之厚於寄生者各以力之能勝佐之俾得辭母而行它日幸不喪業能讀父書皆諸君子死交盛誼所不沒倪氏而錫之後人也豈特寄生黃壤食德而已壬午孟冬桐川張履祥敬啟

葬親社請賀公啟（代同社請陳乾初）

恭惟先生人倫模楷國俗典型依中庸而立德薪傳正學之緖一體用以成功光啟斯文之旦某等側聞道風積有年歲顧以樸僻未遂登龍茲者習流既敝教澤久微愚民牽俗處其親於非禮之禮貧生匱力怠厥事於欲爲不爲因於去冬敬邀唐灝如先生勸厲之法集同里六十四人聚葬親社於桐鄉之清風里來月朔日歲會卜期敬竚德輝賁斯壇席推論葬錫類之情（乾初著葬論一篇行世）敦有喪衞飼之誼雖人各秉彝勿勸提耳而道公修睦亦俟感心肅以宗首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執事伏冀擴同仁之視對

非不遺大先覺之思梟撰攸暨預期命駕以慰斗瞻某等無任翹企之至

又 乙未十月

嚴霜其降時深歸往之愴新穀乃升物有性情之見恭惟先生道揆一本學貫同原仁爲己任懷先覺覺人之思禮以躬行示自新新民之則某等風聞百里夙景止乎高儀好切中心殊自嫌夫固陋茲以敝邑人士議遵考亭之規爰舉葬親之會來月朔日歲事卜期念生養而死葬固百姓其與能而隨俗以習非乃賢者有不免雖以孺子之愛慕猶勤明哲之提呼肅以宗首某某躬致書幣以告於下

執事敢辱雄東用光鼓鐸作久溺之心先自惻隱一端合易涣之情展惟修睦一事由其親以及人親孝子之事無終極發乎邇而見乎遠凡民之喪有匍求聞言藹吉將感泣於坐隅視履周旋行則傚於道左某等無任祇切拧命之至

答吳袁仲書偕小啟

獻歲丙申伏承袁仲仁兄不鄙庸末招就履居委以教事弟某自念師門受業日淺而令兄子家學得力已深固知良材非藉匠所勝大寶在拙工宜避特重以累歲之命不敢輒遜冒昧以前實求滋益幸惟鑒其固陋賜以切磋飲

斯食斯情祇迫乎飢寒教之誨之志妄希夫斅學不任竦仄慚媿之至

代人請親家啟

伏以大婚遵先典之宜鼙祥百世嘉禮衍嗣徽之懿叶吉三辰載錫之光喜德輝之來下爰篤厥慶樂應和之初成丹楓昭采於瑞樓黃菊獻容於金礨賓筵肅饋宴好欣承恭惟[illegible]誼超物表道冠人倫孝悌通於神明學問窮乎載籍居廣居而立正位式景行者蓋世言有物而行有恒仰喬嶽者九區貞至德於潛龍蔚大文於隱豹夜光淵藏而川澤見媚琬琰璞韞而山谷呈輝鄉國矜其典型姻

婭儀其模範小子有造覲則父而尊則師淑女好逑宜其家而宜其室令德來教夭桃載賡於小春多儀既成蘋藻遹求於大月雖無旨酒樂維君子之駒亦鮮承筐敢享嘉賓之從擁彗道左竚聽車音

庚子冬敔名兒乳名兒

人家子弟不肖皆因父母護短怪人說他兒子過惡旁人見其父母如此不敢盡言相與隱諱蒙蔽背非面諛養成其惡以致長來敗壞家聲甚至陷於刑戮子不幸早子不育今得是兒而年已晚又不幸庶出吾見里中晚年庶出之子不肖者嘗十之九其成立者十不得一蓋因得遲則

爲父者姑息倍加庶出則其母不知教誨故一向驕縱以至此也是兒今過三歲已適有知深慮失教他日不能長進以替先人之傳則有子與無等耳古人有言教子嬰孩乃予餬口於外一歲之間在家日幾慄慄危懼實切於衷因此啟告兄弟親族若見是兒作孽無狀勿以幼小而寬之教之不率即行督撻予決不以爲嫌至於幼輩嬉遊僭先做大穢語罵人尤爲極戒若其生母無知或行護短歸家之日望以見告予當痛懲我兄弟親族即不念予之不德幸念先人好德篤行不忍令有不肖子孫貽笑鄉里也

特此切懇

啓葬親會諸友 辛丑

李公偉兄周旋社中數年不渝弗謂事勢艱阻賚志長逝今其孤潛將於目下勉舉六喪而病不能行尤可傷痛敢告同志親友儻能效麥舟之義則銖金斗粟均足不朽否則昔所曾荷先施者亟爲李報亦足以明終始死生之誼矣肅此代懇

序

願學記自序 壬午

卯之歲秋既搆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所遺也乃辭交遊遠家室旅於苕溪之上環水爲郭時俗

不入于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書以記竊矣勿設初不敢告諸人人也呂東萊曰德欲蓄而疾欲彰又曰傳愈博而疾愈白益愈衆予也爲德不進而疾則有加自索居以來載忽三易言乎德則日無幾若疾不啻久矣終已諱稱是樂錮厥疾而避醫也乃因同志之請遂不敢諱凡以揭之大塗而徧望世之俞扁其疾者

原校俞扁一作倉盧疾一作術

自題制義序

制義小道也然朝廷所以取士與士所以發揮聖賢之指者皆在焉苟爲而不至是求覩乎聖賢之旨也雖有伊尹

呂望之具無由自進於朝廷制義非小道也設科以來天下之士童而習之數百年於茲矣其入式者閱三正而舉千百為徒若迺求其至者或止數人或遂無其人焉蓋非有精專持久之力湛濡理義博達典書未易言也予自受書即從先生求朋友而學制義之文既以為庶幾其道矣辛未壬申草土之中習業離播原校一本作舊業播棄忽念後之學者代為聖賢之言朝廷取其能為聖賢之言者而進之然則朝廷既以聖賢待士士之為此以待朝廷之進要當有其至者而鄉之所學皆非也然姑信時半未能盡棄歲甲戌益信由是不告於先生不謀於朋友一旦以其舊聞棄

且盡不爲文者三載日求前代遺書上自周秦下迄昭代經傳而外子史文籍雖不能盡讀亦無嗔蒐其微文淵義意旨法度雖無從傳習亦竊有會復攷洪永迨今風氣之盛衰正變與諸名家才術之大小淺深亦稍領其要略而究其源流丁丑以愛我者勸復爲文每因交游言集興會所至快然有遇則時爲之非此亦復不作出以示人有謂然者有不謂然者予不以喜亦不以懼應有司試有偶遇者有數不遇者予不以多亦不以悔閱今凡三正而再矣彙如干首雖未敢自必其至然以揆乎聖賢之指與朝廷所以取之之式求之之有遺也昔司馬遷作史記五十萬言

班固作漢書八十萬言然或因之先世或補自後人或採摭古文而仍其辭或彼此互見而同其語其寔自爲不越十有餘萬今數載之間本乎時之猝作以言其胸中之所覩不敢勦說無與雷同遂積十有餘萬雖小道亦足以質諸天下之士矣其得列於千百使後起者求其至而置之數人之中與否則存乎朝廷非予之所知也予所知者不違聖賢之指而已彙成因以爲序

壬午作也辭多矜夸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今日此種意思殆非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并力學問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

社業序

古之取友以擇今思之人擇我我復擇人我之所擇未必有其人人之所擇未必遂如我則是相遇猶莫知其所以況不之遇曷從而擇之此求友於天下往往有罕合之嘆也其於文也亦然人之爲文我不能盡好我之爲文惡必人之盡好將從其同者天下之大必有不同者矣將從其異者天下之大必有不異者矣求同而得異則已拙憚異而謀同則已勞然則何居而有合乎是以予也於友不敢擇人而聽人之擇我中立我身於天下賢與否四海之內皆得而見之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必於我乎有取也

其賢我可友尤賢我可師也其於文也亦然我之文私之弗以示諸人則已不能私而以示諸人非者四海之內不能是是者四海之內不能非苟有與我不至望望而去又必於我乎有取也以爲是無我損以爲非將我益也夫所遇者雖不必皆然庶乎然者不必皆所遇則罕合而不足以爲嘆也晏平仲之風司馬遷聞之願爲執鞭司馬長卿之賦孝武帝讀之歎不得與同時如此者或慕爲之下或樂與之遊非有所甚合而然乎而皆非有生平之遇若夫道不爲平仲文不爲長卿其爲人慕且樂豈特如古所云予友隣哉晉社之役其於友也某也賢某也否其於文也

某也是某也非各斷斷然𢦏之易與盍鄉黨之士爲其望望而去者衆矣獨於予擇焉而不去是殆有所合也夫以罕合如予而猶有同焉吾知四海之內其必無能異之也已然則人之求友而未之遇者舍是其將安取與

夸詞可恥然予昔之所以不甚受變於俗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治平三書序 癸未

天下治乎亂乎曰禮義不立綱紀不張賢才不出寇盜發災沴生君臣憂勞百姓無措惡得爲治乎然則惡乎治曰天下惡乎亂君子不治身於家亂家於鄉亂鄉其適逢世

亂及天下何惑巳天下雖亂君子身獨治於家治家於鄉治鄉其適逢世治及天下何惑巳子小子不德日從先生長者誦讀講習求所以治其身者而未之逮猶頼鄉之賢者弗之具遠因為立約於[illegible]之堂取司馬溫公家法朱文公白鹿洞學規與藍田呂氏鄉約而從事焉且欲廣之人人俾各相與為治天下雖亂何憂乎不治夫亦草莽戮力之義也爰梓以行

經正錄序 壬辰　附癸未舊序

天之恒道民質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

猶恒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與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

經正錄目次

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第三

此齊家之事君子修其身則言有物行有恒故雜儀次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第四

此御家邦之事修身齊家而後可以化民成俗治平之業則舉而措之耳故次之以鄉約終焉

附經正錄舊敘

天下之亂何自而作乎大經不明邪慝肆起上失其所以教下失其所以學浸淫既久習俗遂成政事不能救

以及此禍也夫綱常者經世之本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以古準之百世不改比之人士始於就學暨乎升庠詞章聲利胥及於溺敦本之道闕焉不求原其立己已爲父兄鄉黨之所棄恬不知恥猶將宗世而長民也議者方之春秋之末禽獸逼人而食之嗚呼抑有甚矣予用慄慄危懼思與同學力行古訓以自遠於邪慝爰錄此編以爲之端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祥雖不敏請從諸君子後勉其所不足以竊附於庶民興起之列所願欲也錄成受而諗諸衆

言行見聞錄序　癸未　原注　照改本

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逮者書之於冊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送顏士鳳之金華序　癸未

先輩程巽隱一旦舍鄉黨學於金華朱氏以金華朱氏得考亭夫子之傳也當是時程公在金華最久是以道義顯於國家之初今之之金華者衆矣未有爲此志也顏子士

風予自定交後益各相期勉毋爲鄉黨之學旣歲行一周矣將有金華之行予樂茲遊士風必有所得也抑予尤有屬焉高祖之與從龍諸君子江以上爲多如劉伯溫宋景濂皆其近所産也文業風流至今炤人耳目後學之士必有聞之而起者士風至此能於其間留訪之乎抑復有如東萊仁山其人立身行道以守諸先以俟諸後者乎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予欲問業貧不澤遊志而未逮士風歸來曷迂道參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則茲遊也庶幾古人之風而非與鄉黨之士之金華者等已

送錢崑瓚之長超山序 癸未 原注一作送友人

天下未有之事自其人爲之吳興山水會也東二十餘里爲長超高不及他山而孤潔過之其前有水數千畝而廣吾鄉錢君誅草茀滌砂土結廬其上既數年矣余之友崑瓚嗜古好奇士也就此讀書焉因爲言以送之曰自有天地即有此山生斯遊斯者俱不知幾千輩厥初以來亦有知是山而爲廬者乎有廬始錢君予嘗一再遊然竟日輒返不得久崑瓚負書數千卷將於是易寒暑更春秋矣夫以嗜古好奇之士復得山水之助凡雲物之卷舒草木之榮落風檣之進反魚鳥之下上皆情思之所發揮也昔溫

公居雒十有五年而通鑑成故其易紀傳而編年也爲春秋以後未有之書崑覺博達羣籍而於通鑑尤專意吾知進此以爲未有之業其在茲行乎是爲序

送錢一士之西安序

予與一士同學以來益二十年未嘗隔千里千里之隔自今始因爲言以贈之曰吾聞之蘇子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今之俗學又不盡此一師之說不能究一家之言未能修飾其衣冠以阿聲譽童而習之至老死不悔嗚呼其無成也何惑子

用是悔且恥爰懷古人孔明二十有八出草廬輔先主伏龍之學成矣伊川三十有四通經術明古今治亂可以經世濟物先覺之學成矣今者予年已若伊川出羣之日一士亦踰孔明去隆之時其所成何有哉自頃予也渡錢塘至會稽見劉夫子以歸而一士適赴徐子之招越富春抵三衢詢其返也秋以爲期夫自春江方漲百卉具芳暨乎歸來金風作矣萬物將休踰三時去二百有餘日以寸陰計之不知其幾億萬里也以分陰計之又不知其幾億萬里也若乃德不益新學靡增舊使人嘆息猶然疇昔故形骸我二人亦何顔相見乎敬與子約今茲以往其務盡舍

俗學各相砥勉以期有成則予與一士庶無負於日月之遷也已

甲申作也距今忽五載古人云年與時馳歲與意去撫今追昔能無慨然流涕乎

顏士鳳詩集序 甲申

士鳳何為有詩也士鳳抱豪傑之志感憤不遇無以自見發之於詩所謂窮愁之賦也故其為詩類非規模月露之作如農夫蠶婦可以觀政逆雨大風足以紀災放生諸詩則見其胸襟灑落感懷諸詩則見其抑鬱難平貧交詩嘆當世之無朋螢火詩刺斯人之羣比其他諸作率皆有託

是以和平者十一嗟嘆者十九至於賦落花賦觀潮淒然有秋冬之意嗚呼惡知遂此不永乎予獨悲士鳳抱志如此而不得一日之遇使和易其情以歌咏備雅頌之職竟至感憤以死可爲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抑聞之德修而名不立則友非其人也士鳳旣巳不遇知於當世而死矣其詩具存猶將望之天下後世容有知士鳳者爲梓其遺稿而存之

倪氏族譜序

吳興倪寄生與予友且死以譜屬予曰宗雖微亦厥初生民至於今不忍自我廢予閔而哀之爲定其可考者凡九

世九世而上失其傳至宋文節先生思前後又五世世五世而下雖闕然舊聞又遷徙遺址猶有識者非以僞附旣成授其子國求語之曰爲人後而不知其祖與爲人後而替其祖均有罪焉故于易爲渙上木而下水樹莫如滋言有本也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言有源也本固故枝榮源深故流遠是以仁道親親也子之族二百有餘歲無復有如宋之盛者惟子先人將振越其宗而又死幾於替矣然替盛何常惟人所致以予見聞所及江南族姓盛而替替而盛者屢屢也罔不以人子勉之其務强學力行日思光大以克紹厥後則庶幾無廢先人之志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微子其誰責之爰書而爲之序

采山遺稿序 戊子

士不得成其志思以言辭傳後哀已顏子孝嘉傷言雅短於年而憂其無傳也彙其一二年間所爲詩若文示予予哀之爲之言曰予歸自樂見言雅必持數篇造予予方勉以學問謂所志不當自溺浮華奚事焉每病其多及今奄忽云逝無論學問之事如軔方發而轅折也雖所爲詩若文者無幾使惜之者覆痛其少然則未死之前亦何可不勉哉乃予之哀言雅終非以其文辭也

忘憂錄小序

內叔其貧與困兼病緣愁甚于懼其速老也爲書昔事數十百條以解之且爲之序曰昔枚叔有七發之篇曹子有釋愁之作皆以卻憂招悅去傷神之錮懷來忘老之愉志所以作者中不託以悽愴聞者意漸僻于鬱悴也嗟夫人生無百年之壽而有終歲之愁壯氣損于膺間昌顏變於眉際華髮不復皓首徒傷亦何不高談曲枕暢情於佳日芳尊雋咏學閒于少年乎況復三旬九食古人且有其艱若乃行嘆坐愁在我盜蹠厥失春雨欲來夜草能憂何益寒冰且至夏蟲不識矣傷是以淵明採菊盈把不負重陽野航喜月當頭無虛永夕四休安樂法孫公之軫可追三

友外無求白叟之風雅逃今此不樂日月其除用是彙哲
成書命以忘憂之字雖未盡於士安要有功於護佩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五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序

贈劉子本序 壬辰

山陰劉子本先師念臺子之孫也甲申春中子渡江見先師子本甫成童今年來弔先師則子本已丈夫冠矣哲人既往日月坐馳慘然悲傷者久之將歸因爲言以贈曰子思子作中庸以明斯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中篇述夫子之言而曰道不遠人蓋既爲人則卽有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友之道所謂庸德也德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繼述故於舜與文武周公之際詳致意焉後（炯按疑古字訛）之爲人

子若孫者於其先德之無闕也宜莫如舜於其先德之丕著也宜莫如武王周公子思之意或未之及而後之人可以意通之者也然則子思子其繼述之至善者歟昔者先師立人極以爲教而原其旨於愼獨其於夫子之言若一揆也海內學者尊所聞行所知雖在喪亂豈謂遂無其人然而家學之相守則一世再世以及百世弗可失也常人之子若孫其賢也爲亢宗而不肖也無所於咎至於君子之子若孫其克肖也祇爲象賢而不然也謂之忝世子勉之今日侍於親之側服勞承事孝之小也異日世其家之傳裕昆錫類孝之大也由是而推之天下國家無異道也

夫亦盡乎人之所以爲人而已矣龍谿子予之鄉先生也嘗作詩以贈陽明之嗣子有曰嗟君自是神明胄海内望深責亦厚予固不如龍谿而先師之德粹於陽明子也思其責而慰其望則舍予思奚法已予思亦人耳愼毋阻於難而浸浸於流俗之趨俾古之人專美於前則固區區之私願而亦先師之志事云爾

贈張白方序 丙申

張子白方將有東粵之遊行有日矣予始聞而疑爲書問之亦以止之而勢不可復挽矣張子學古之道者也予誠不知爲此行者何心則答曰有友仕於粵其子將歸因以

長途託抑山川之奇麗可憑弔也滕王白鹿白沙甘泉之遺址在焉崇德朱子繼以爲問則嘆息而言家貧親老以及毛生捧檄之義若此者張子所爲弗得已云爾子聞之疑益甚維朋友之道在責善不可則止非所施於張子且張子果以是行也他日悔之必將薄吾黨朋友皆流俗人無尼其行者恥孰甚因爲言以贈之曰古之人所以陟屺而嗟思者爲有母也故勞王事者登高山而望白雲之所在張子之母六十有五當此干戈滿地張子豈不知定省之弗忍疏出門惘惘已與親俱懷萬里憂一旦以友之子故不憚遠行其篤於朋友如是乎且山川之樂樂以外也

天倫之樂樂以內也以內易外張子必不出此白沙子當世平道泰之時薦者屢至朝廷命以翰林之職以母老辭明乎祿養之不如志養也其言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中未必有蓋其志操有介然者至於白鹿之教則正誼不謀利朱子尤切切爲學者示之古有仕宦而黃昏以過釣臺者誠難以面目見嚴先生也張子豈不聞乎茲遊也而果以是其不上慙考亭下慙公甫哉若夫毛生之喜則又未可槩論已東漢之日普天率土莫非其臣徒以政亂於上故辭尊居卑假薄祿以養其親而未爲失身也孟子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今日者張子以爲

可仕乎仕而受祿可也如其不可則進以菽水而已雖其友分祿以及母於義猶可無取夫已則以處士美其名而從朋友之仕者陰取其實以自肥當世之士多有之不宜出諸學古之道之人也使學古之道之人而亦猶夫當世之士之所爲白者吾懼其涅而爲黑也方者吾懼其刓而爲圓也平生抗顏而談道義者如是乎其必不然也且夫貧窮亦有命也窮乃益堅彼賦滕王之稱子猶能言之惟世之習爲夸誕脫略之學檢諸躬行而無實者聽其言若聖人可立至前古之人皆無足以爲法而實則假以濟其私及乎見利而動毀決藩籬爲世口實不以爲惜是則與

夫色厲內荏之小人同類以譏而張子豈若是哉或者男子生而懸弧矢四方之志甚迫於中乎然絶裾以往要亦急於功名者之所爲學道之人不登高臨深復不過時宜聞之稔已予也固喪亂以來局身蹐足將守先人墳墓以老志意無從廣也因張子之行輾轉以思有不能釋然者不敢廢朋友之道而贈之以言雖然張子之學本良知家隱微之際要必有自知不欺而不以告人者予也固奚足以知張子張子行矣使子他日撫掌而嘆賢者之不可測也是則所期於張子也夫

鄔氏議卹序 戊戌

始韞斯來子遊於漵城再遊於龍山與鄔子交厚時韞斯未有室也鄔子有女將及笄諸友爲議昏已而不果然韞斯未嘗不感鄔子之義鄔子亦以韞斯之志有同然而益厚之今年春偕予弔於漵城而鄔子適相遇猝猝别去鄔子徘徊郭門外予與韞斯亦悒然久之季夏爲訪吳子㫖仲之疾韞斯出所爲夢鄔子詩示予遂先一日至漵城曰當致鄔子爲信宿之聚韞斯步自北山鄔子之子以疾告望廬而返次日予至相與慨嘆謂友朋聚樂難期如此哉越月而陳子乾初寓書且告鄔子訃也曰行素志節不媿古人今死而家極貧如何又越月而吳子復以書至云行

素一病不起家貧親老後事尤無以爲計予過山居弔鄔子素幃空懸門庭寥寂桑麻夾道而未長荆籬成列而初編益不禁潸焉出涕也壁間讀陳子文而益痛之歸以告韞斯韞斯曰噫是朋友之責也夫鄔子死而母老子幼鄔子之友在何可令其失養也顧予貧困將曷謀諸予曰殆莫若謀之陳吳二子矣昔者竊見海濱諸友誼至高楚人蔡來雲客遊至龍山諸友館於許子大辛之山房及其室家歲致薪米以終其身比歿而爲之葬許子復爲銘其墓而傳之事未遠也鄔子之行高於蔡與諸子交深于蔡抑壯盛而歿老母悲摧稚子號泣又較痛於蔡微子言陳吳

諸子將爲鄔子謀抑陳子則既有言矣鄔子性狷介身後以家室託友朋鄔子生平未之有可然吾黨要當以可成其不可陳子之言如是吳子之意必有合也韞斯聞而是之屬書其事而往弔且遂將與諸子謀之也桐鄉同學張履祥揮涕敘

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 戊戌

予十三識黃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陸子感憤不遇編次詩騷陸子字昭仲有離騷疏及詩鏡行世先生與陸子善數過陸子論古今事每不合爭辨面至赤別去猶未已然不三日輒相念非先生復來則陸子必往嘗慷慨言今日天下一拳可破也

子駴異以是及長雖久不見先生知先生非常人崇禎間陸子益困知交絕往還先生獨如故予益敬之略問平生陸子曰是嘗散萬金棄諸生隱於崇德之鄉出書以方藥濟人遇富貴人睨不顧飢則閉門不出者也予問過先生隱所先生不我拒情日接大亂而後先生遯跡予里病者求及之餽以錢米輒與人常歎曰官吏殺人寇盜殺人庸醫復殺人人幾何數以道授弟子未有傳其業者與人言復寡所合則益歎曰吾不能奪人於庸醫之手而活之其活後世人矣因取素問論疏之大指多救俗醫之失曰醫病古人詳之醫醫吾志也書成示予曰斯道壞於扁鵲而

幸明於仲景知我罪我其惟此書矣予不解醫讀一二卷測知先生自得者深也癸巳冬予病幾斃羣醫束手親知涕洟先生投以藥一盃輒活改歲抱布一疋稽首先生之門先生笑而受實殊數也葢先生雅不喜貴游遇落魄士則喜若樸夫野人則愈喜故予里二三友生及鄉之負擔皆得內交於先生遇病求方予方求藥予藥倚之以活不啻嬰兒之保姆也先生於書無不讀讀必出特異之見家無長物石鍋一熬藥即登用自海外至老姬一凡用藥物悉出其手是昔者散萬金時物色得之者也能與先生偕隱先生不出戶則同與飢困者也天下後世有知先生者

書具在予不述述先生之言及其平生宜有聞之而起者
先生姓程氏別字長年黃山人

百一吟小序 戊戌

俗之詩衆矣予竊惡其寄志𤖹也子蕃先生小石爲山隙地爲圃抱書種菊嘯吟其中俯仰獨得時時發爲韻語既數年彙之積一百一首題曰百一吟葢非有意於詩也其聲情偶中於詩則曰詩而已亦非有意於百一也其篇章偶至百一則曰百一而已予於苕行舟次得而讀之少陵野老之悲彭澤歸來之趣不自知其欲動也情蘊於中而攄於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有以知先生寄志遥矣先生

居於闤闠戶外之士擾擾聲利先生寡於欲入郭之町憔悴征役先生薄於田雙扉自閟風埃不侵諸子躬耕讀書志以爲養有考槃伐檀之風已因序其端以識予趾

施氏族譜序 戊戌

譜之修於亂世益急太平之日室家相保廬井無虞耕者安於畊仕者返於鄉自幼至老墳墓桑梓可覩記也雖隣里之人猶能歷歷推其世數何況宗族乎惟夫衰亂之世賦役急而思樂郊干戈興而謀避地則雖至於輾轉播越而不遑恤至其甚也有父子兄弟而不相識者矣當是時苟非急明萃渙之義詳其世緒以聯合之一旦不幸有如

前史所載楚漢而降十六國戰爭靡定五季篡弑相尋民生其時流離轉徙子孫不識祖宗室廬墳墓所在其宗族之人所不至漠若路人者幾希矣仁人君子惕焉念之譜系之修所由弗容自已也吾友約庵施氏去年冬輯其家乘既成而屬序於履祥祥薄於德不能敦行孝弟以維繫族之人惡足辱命而玷以言哉顧茲盛事足爲衰宗子姓兄弟之勸是亦吾友錫類之所及因不敢辭而爲之按譜以序之曰自民之初生莫不有其祖也盛衰絕續之際往往以一時失其傳而遂至於不知其所自施氏自得姓以至密雲公世次不詳者有疑則闕蓋其慎也其自密雲公

以降由縉雲而遷吾邑之濮鎮復由濮鎮而遷郡城之瓶山里三百餘年衍爲二支無闕遺者由譜系之敬守不失也其能敬守不失者由孝義之世篤也其密雲以上失其傳者阻元季之亂不得更考縉雲之譜也自茲以往世更禍亂而孝義彌篤敬愼勿衰雖百世可知也今夫水分流千里而終合者其源同也其不同並行而不相入也樹木之生自幹而枝自枝而杪其勢不能無遠然當果實之成雖至萬億莫不還向其本根故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又曰本立而道生仁人君子亦務其本而已矣約庵氏之學固以一體萬物爲心而其本則修諸門內以化達於鄉黨

所以訓其子孫族人者有曰讀書而潛心理道耕稼而肆力農畝孝弟忠信以毋貽祖宗羞則勿拔其枝根乃愈固且稱述先大夫不苟與吳興顯族合譜而戒後人守此遠者不可強綴近者不可使疏大哉言矣可爲百世法也嗚呼夫豈獨施氏子孫宜世世誦之哉祥弗類忝於祖父其敬奉斯訓以與吾子姓兄弟從事無斁己戊戌季秋桐鄉張履祥頓首序

自題族譜序

世之修譜修於全盛之日余之修譜修於式微之時蓋全盛之日其修之也易而恒患於雜式微之時其修之也不

憂其雜而恒患於不繼以至於忘其所自來桐鄉自宣德前欝崇德之東鄉張氏由宋元世爲望族至今地號有張村張蕩張橋及東張西張南張中張北張大約其子孫之散處也入國家以來三百年間爲孝義節行及明經士時有之未有登科爲顯仕者諸張之譜亦無一合即清風里之的爲張姓者幾族亦有東西張之稱按之譜亦無復合其或有合者葢未必其真也予幼孤聞之先王父云吾家世居楊園以園爲號先人常續舊聞及龍翔僧籍載范刻作截籍輒爲家乘凡十數世置先祠間予長而王父棄世祠室亦災遂不及見訪於龍翔僧之老者已無復存舊籍亦廢

悲乎傷已爲人子孫而不知其身之所自及祖宗功德言行與夫世系遷徙盛衰之次豈不痛哉因略述先人祭祀未祧而所及知者自身而上凡五世其的爲吾宗而宜附以傳者凡二支自歎不文無以闡敘先德久未敢出會甲午之歲兄子夭殤而予已見二毛深懼一綫之緒無以嗣續貽先人憂將欲遂成疾病之後鄉里盜作播遷無寧歲未之遑也越三載而維楙始生次年夏篇甸口食以就余懷自念憂患餘生齒髮早衰庸能及其長而授之乎爰於暇日序而傳之凡吾子孫族人其亦各知所重以毋至於失墜也歟戊戌長至日履祥敬書

附修譜例

凡家譜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以甲子年爲始小修小宗之人畢至大修大宗之人畢至

凡修譜以尊行一人宗子一人主之

凡譜止据可知其不知者闕之親者雖微必載疎者雖顯弗及舊闕則存疑可也

凡譜必書字號行必書業必書言行必書出處必書生卒必書塟必書妻妾子女必書其妻妾無出及再適俱不書

右圖小宗分爲四支因大宗不可考故源流多闕大

約君徧一支與吾本支爲近德明一支與薇溪一支爲近但君徧之與本支六世以內無可考不知自何世而分其德明薇溪之支與本支又不知自何世而分以情與義揆之必在十世上下也其餘隣近亦多姓張俱有叔姪兄弟之稱其實有自邱而贅因冒張姓有自潘而冒張姓有自沈而冒張姓有自毛而冒張姓不一而足世遠年多其子孫各忘其祖未有能復本姓者凡我後人不可以是溷入同宗有乖水木之義

飭身儀則序

先友吳子入伯所著日用飭身儀則十有四卷閒嘗三復及之肅然敬生又不禁潸焉出涕也其意雖爲初學設然道則大矣蓋修己以敬不外乎是人自能食能言以至沒齒有一日不行其身乎身之所履其自家鄉以至朝廷邦國有一之可不敬乎一之不敬非懸乘爲耳目靡所施手足罔所措戕天理而窮人欲動止拂經彝倫攸斁其不至於異類者幾希矣夫大亂所由生未有不始於理教之放失也登木而歌貍首臨尸而和鼓琴春秋戰國之流極也蹲踞而說詩書裸裼而接賓客荒沈養望自云弘通晉之末俗也世道微之已若乃居處有禮閨門之內肅若朝廷

其君子言有章而容不改其小人祗席受下觴豆受惡猶惘惘犯義犯刑者有之乎故曰惟禮可以已亂也昔者聖人欲人之善其威儀以定命也是故經禮以經之曲禮以綸之自爲童子而隨約以規矩習焉游焉出入恒於斯焉使人遷善遠罪默不自知故始而孫弟成而化民也百餘年來學術橫決禮教蕩然生心害政之禍日日以加（原校一作生）吾願海內士君子致禮以治身心庶幾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奸於其間於以視民俾得則而傚之慎毋踵曩昔放恣之敝推波助瀾以貽生民之烈禍於無窮則家置一書以終吾友未竟之志豈爲迂節乎

贈別林岐宗

天地之為道化不暫停運無驟至呼吸者古今之象也蒸民之情莫賫草木日月代於上江河流於下昭昭乎其示人察也湯湯乎其動人悲也一進而一退消此而息彼昔之形往而不來今之形禪而速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於易也終身焉耳已無俟假年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有四兩言以約之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者去故遷者取新新新而故故如毛髮爪甲之榮且落於膚體而末之或知也不有進斯退矣苟有消斯息矣吉凶悔吝所以

迭乘而無端環周而不舍也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傳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嗚呼非至德孰能與於斯乎林子岐宗年富而思長疇昔與予言易夜幾半於其別也略述舊聞以贈之時戊戌長至後某日也

送沈幾臣之睦州序 丙午

予自庚子旅食海隅因得交呂康侯先生又得善於沈子幾臣兄弟先生剛介不屈士也幾臣兄弟俱循循守約孝禮不愆非義不就使人有故家遺俗之慕焉明年先生與予同館何氏之遺安堂先生年齒長談論道誼志尚高潔遂成莫逆交又明年冬先生竟遠游莫知所適矣又四年

先生之訃自睦州至同人悲悼謀所以歸旅櫬者幾臣子慨然請行謂是先君子先叔父深契也吾嘗相其子往求正鑒之次度喪可歸歸之不能卽其地買山而葬焉予拜手言曰君之義誠高已喪亂以來彝倫攸斁父子兄弟存不相懷歿不相求者往往見也君以世好之故越數百里謀其喪存心可謂仁矣吾聞仁者必勇乃見於茲其行也復爲言廣之曰今之遠行者推其故未有以仁義出者也君以仁義出則宜進乎是山川名蹟遊者所有事也若乃風俗澆薄人物臧否則忽焉弗問夫子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山中入心醇樸恒不同於外郡且夫山川自古如斯

名蹟古人已往登臨懷遠尋常無不同然惟夫善俗良心天地之所醞毓先代政教之所釀成也人物之生先後多不相同或乃今不如昔或乃後勝於前聞之而可興見之而可益君於襄事之暇因博訪而識焉今之日亦有羊裘垂釣如嚴先生者乎亦有擊石楚歌如謝參軍慷慨入告力詆誤國而去如江司諫方吏部其人者乎其風流習尚足爲師法者何等也抑爲先生昔日見聞所及遺筆有存焉否也凡此皆仁義之心宜所不釋弗以一事之畢遂已者君其敬勉之哉各再拜以别謹敘

沈氏族譜序 丁未

古者建國必先立宗宗子法行自朝廷逮里巷無一人不知所自是以尊親之化行遜讓之俗洽當是時雖有矜寡不哀無告雖更喪亂不輕流亡後世政教不修人情渙散其事已不能望諸朝廷而萃渙之責專于家族幸而代有賢者聯合維綴之使孝德久而不衰斯家風不至隳世以變其道莫先於明譜系顧世之爲譜不少矣其身旣富且貴恥先世未必富且貴也求異代賢達甘附其後而不卹又恥族之人不盡富且貴也援一時強宗勉與之親而不敢異由是一本之義先乖枝葉條枚益不可問矣是則名合而實離彌綴而彌亂耳目所及皆是也若吾郡西河沈

氏始遷祖遯庵公於元時自維揚來從嘉興迄今十有餘世雖分處鄉邑未有一人散亡而莫之考又其仕者直節政績聞於時處者碩德獨行稱於里先後不乏崇禎間予始與子相兄弟交已而交於幾臣兄弟莫不孝友溫恭篤門內之誼慕古而尙賢旣殊異乎時俗囂競之習今年秋幾臣以其先府君所輯家乘示予屬爲之序拜而讀之見其由本逵支重宗崇實不矜耀於富貴不遺棄於貧賤又殊異乎時俗依附之陋者也乃爲之言曰立人之道仁義而已矣仁道親親親親故尊祖義道尊尊尊祖故敬宗尊祖而敬宗孝德也天之經地之義不可一日而失也今夫

行乎道路與耆老遇不期敬而敬適千里百里見桑梓之人不期愛而愛是無故愛與敬植之自天感而隨動也乃同室之屬有不知愛者祖父之行有不知敬者尊親之道失相習於偷之日久也試與明一本之義則不忍遺其親矣示尊卑之序則不敢慢其長矣親不遺則知愛知愛則仁興長不慢則知敬知敬則義立記有之父子篤兄弟和長幼順家之肥也親其親以至不獨親其親長其長以至不獨長其長則雖施於四國遂讓成俗胥是道也又況戚戚之人循百世而情不渙豈有他乎爰書其末而歸之

祠田經始錄序 丁未

宗族之盛衰隆替豈不以人哉人之賢不肖心之厚薄爲之也始蓋嘗疑吾里無千人之族今思之非盡風土之故也薄習中於人心根本先撥也諸父而無後其家苟富爭爲之嗣以據其所有若貧去不顧者皆是也身苟富且貴族人鰥寡孤獨廢疾者不得復至其門苟貧賤奕遇族人粗給衣食者輒生忮求胥戕胥怨不已如是輾轉流散以迄淪亡何惑乎予旅海濱見士大夫家往往有義田厥族久而不衰云故友吳子袞仲以其嗣田二百三十餘畝與其從兄仲木固相讓爲義田事詳義田記仲木亦推所授承思之祠祠始遷祖以合族屬經制草創仲木卒於喪次越三

載衷仲亦卒弘度先生曰始以先兄繼沒克家者兩姪也今日祠田之任匪予誰始終之爰典其事會族人而誓之以昔所爲條目版籍以遺後人謀久遠也屬敘於予以予昔嘗與聞厥事恭從子弟多有一日之長之誼爾竊惟人之德業所謂始家邦施四海者惟心而已心止周乎一身而外弗能及已心止周乎一家一家而外弗能及已心苟周乎萬物澤襮天下可也心苟遠乎無疆百世爲量無不可也世人見小而遺大舍遠而圖近一錢尺帛沾沾自私雖父子兄弟不遑卹也乃其所私曾未轉盼他人有之若而人者其量不足以沒身況子若孫乎程子曰人未

有不誠而能爲善者也誠斯公公斯溥可大之業也誠斯摯摯斯永可久之德也蓋莫不自篤親之心推之舉斯心加諸彼布衣寒士有以及於物等而上之所處彌高所席彌厚則其所及也彌以博諸子勉之昔者仲木裒仲所以相推讓篤於門內者惟其誠也今日弘度先生所爲皇皇遺其後昆惟恐失墜者亦惟其誠也誠也者事物之所成始而所成終者也天下事非作之難守之難守之久而不廢尤難克誠斯無難近本初生者未大末而後大瓜瓞之義也是穮是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耕稼之道也毋謂田之所入賦役方繁金貴而粟賤一族所沾曾無幾何苟能

人人以是爲心爰及苗裔將必有擴而大之踵而增之者昔范文正之義田忠宣繼之始克傳久豈非既有人爲之先又有人爲之後乎是則故人區區有望於繩武者已爰爲之序而并諗之

寄贈葉靜遠序　丁未

西安葉靜遠與予先後遊念臺劉先生之門時先生晚年矣家貧在講筵日淺然及門之友爲道姓名葉子久知予先生歿後十有九年航海濱訪予既去又三載訪友至婁東而還與予遇復至海濱訪何子商隱將歸商隱送之西至苕上見同志數人遂道話淡而別時行急不及爲言以

贈於後因郡人客遊三衢者敬以一言寄之曰變亂以後師友之道不忍言矣昔之嘗及先生門者多隨世故以變其有不變者死亡略盡未死者非流於異端則傲辟放恣於師門之指不復顧也其能尊所聞不至喪敗者要不數人其數人又不復相見論其指趣與其所得與其所至之淺深遠邇漸恐先生之教久將失傳使後人不能無疑固吾黨小子之罪況吾人所爲望先生而希萬一之似者猶射之鵠的匠之規矩也嘗學於先生不識所以爲先生可乎敢以昔者所聞爲學之方用力之切與所親炙儀刑而不忘者粗述其槩與交勉其守焉亦後死者宜有事也夫

先生所示爲學之方居敬窮理之目也所示用力之切愼獨之旨也葢世之學者務外好今騰口無實襲㝵知之詭辨以文其棄義嗜利之奸其歸至於決名教而鮮廉耻先生病之而以生於越鄉浸淫之敝已久非可旦夕以口舌救又不欲顯爲異同啟聚訟之端故與學者語但舉程朱之教使之主敬以閑其邪窮理以求其是且謹凜於幽獨辨析於幾微嚴之義利之界别之闇然的然之趣有志之士苟能於此有得自於彼有棄而不蹈近代邪詖之習以貽天下來世之憂此及門之友所其聞也若夫先生立身之峻偉海內有耳目者皆所覩聞然或舉其大者遺其細

得其末者失其本雖及門之友有未之察也竊見先生之爲人在中庸則曰中立不倚在論語則曰躬行君子在孟子則反經而已是以其事親也生事盡其力死事盡其思其事君也進則矢責難陳善之義退則懷食息不忘之誠其處僚友也不爭不黨人自莫敢干以私其臨下也不矯情不干譽亦自不能忘其德其居家也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其居鄉也貴而益謙長而彌遜其律已也一介不苟於取予其接物也嚬笑不妄以假人至若取善不遺細微一言幾道卽舍已而從之省身不懈幽獨一念偶動必致察而澄之是故其處也有爲惟讀書與教學然恥皋比橫經

之習其出也有常必難進而易退益勵羔羊素絲之風其涵養之粹也溫乎如玉而嚴栗之意未嘗不存其爲義之勇也決若江河而從容之度未嘗有改至於毀譽之來寵辱之臨以及生死存亡之故則固一豪不以動於心纖芥不能移其分者也嗚呼先生一生修身履道囘巳日月齊光矣吾黨玷於門屏念離函丈以來星霜亟換不覺去壯就衰反己內省平日功夫其能內外一於恭敬不使放心邪氣得以乘之否乎讀書能潛心玩索以求所爲知之明而行之果否乎其存諸心見諸行事者果能盡由於義不入於利一意於闇然不雜於的然否乎凡此皆非人之所

得與而當自知自改者也若乃躬行之實其人孝出弟者如何矣其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者如何矣其能非道義簞食豆羹不受於人矣乎其能一物我在邦在家不欲勿施於人矣乎其晝觀妻子夜卜夢寐亦能無慚無忒皎然不欺於志矣乎追維在昔所爲羸糧擔囊逾數百里而見先生初心何以哉特欲自拔於流俗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豈若俗之假竊虛名以遊於世號曰先生弟子而已竟乃碌碌此生死其以死使人舉其生平盡無足述或乃指而鄙之謂彼固稱嘗及先生之門者也初不能免庸夫匪人之目能不有痛於心予也疾疢繼作精志遂衰行將殁齒無

間有同草木之腐葉子意氣猶盛來日猶多願益堅厥志益勵厥操益遜志伊雒之深源勿徘徊於兩可益脫屣敝俗之酬酢無虛擲其歲年于以光大德業有耀師門雖使異代聞風興起可也若遂修已不力擇焉不精苟得遽止非徒愍負父兄師友賢之初心何以自盡此吾人所當矢之幽獨慎之又慎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千里而遙山川間阻生死病健契闊何期耿耿斯懷惟德義交勗而已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古人生於亂世兄弟相戒有如此朋友猶兄弟無忝所生則又當敬念哉再拜而序之

尚寶李公云予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首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雜記緣以有作也小子祥弗幸晚出少壯已來見聞所經竊疑厭是今距尚寶歿又五十斯年人心習尚益復駭異旅食鹽官時與吾友何子雲翔喟悼及之何子亦出陳耿二公所著紀訓先進遺風暨其家學博公所輯厚語示予課餘展卷益不勝彼都人士之慕焉爰取諸書節錄去古弗遠者凡若干條稍爲編次以資刑倣抑使後人稽覽知疇昔之世教化行而風氣厚其君子野人各能砥礪整束以章國家湻隆之治迨乎晚俗一二老成人汲汲憂懼若此亦足徵升沈理亂之端已

近鑑序 丁未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無古今無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匹士庶人罔與朝廷邦國然浮沈末俗圖厥苟全身家之慮宜各有之且夫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殞軀殄祀可不大哀因擧少壯越今覩聞所逮足爲鑒戒者肇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妖灾蓋必由人庶其有所畏愼莫敢慆志也哉

贈張佩蕙歸故居序 己酉

君子之於學也以修其身得志則以其道施之天下不得志則守其道以淑諸人以傳之後世若夫厚人倫教子弟則無治亂無窮達一也若此者抱經之士皆能知之而實踐其事者少也吾友吳江張子佩葱自其幼年從父兄寓於烏戍里距吾家十有餘里予未知有張子張子亦未知有予也丙午過戍里聞其居喪中禮而敬之未幾介予友淩子造予見其質敏而志剛行修而氣下肫肫乎有德君子也嗣是以來往還益密蓋自喪亂以來平昔知交越數歲不一相見者衆矣雖相見以道義觀摩者已不數人也張子不以予之衰眊無聞而屢承下問予亦竊幸日暮途

遠得一畏友雖憔悴以死可不恨今之秋仲將與弟宣城
携其孤弟三人孤姪四人及其子各一人去烏戍而返故
廬焉惡可無一言以贈乃即其居揖張子而進之曰聖賢
遺訓吾人所爲守以歿世者無他修身齊家而已身之修
可窮可達而必不可以不仁義家之齊可富可貧而必不
可以不孝悌此恒理也以是爲言則恒言也惟其恒故百
姓日用可以與能而聖神事業有不能外先儒之言曰一
年有一年功夫如菑田如作室爲之有其方施之有其序
古之人所以啟迪後賢者經籍所載不爲不詳世惟忽以
爲恒弗之從事是以身之不修而日積於非慝家道遂因

之以乖父子兄弟之間至有不忍言者矣今夫立身矩法譬則彊畎也門內子弟譬則基榦也基榦固而後垣墉可立堂構可施彊畎修而後耘耔可事比櫛可成然則今日所爲南東其畝面方繩直者槩惟佩蘅宣城是賴夫子弟之敏鈍各有其質遇之通約各有其命難以一槩期也父之於子親賢而下無能母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固人之恒情世之父兄惟欲其富而不貧貴而不賤莫不驅之於利達之途而工之以干祿之術則以敏慧爲賢質訥爲無能其子弟從之富且貴則驕溢夸詐不知名義之爲重貧且賤則淪喪汙下不能

顧廉恥之大閑佩愨兄弟之教其子弟固異乎是矣然子弟十數人者一二十年之間將遂森然成族矣其多賢也允爲可敬其或不然也勢亦可畏惟願益懋進其德義而無使頹俗之言行得及於覿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俾能視窮達爲一致等豐約爲一節昔聞之克勤克儉大禹所以開夏也令德孝恭君陳所以釐周也身者表也家者景也修諸身刑諸家推諸天下王公士庶無二道也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今日敦行內則所以事親從兄讀書求志莫非仁義之是務其不過於將也固將使親遜之風成於里

俗而遺依可及孫子其得邇於世也可使仁讓之推準之四海而德澤被乎來茲此固君子創業垂統求為可繼之道也然予之為是言特恒言也是理誠恒理也初無足以詡世耀俗無如鄙之者衆自非張氏父兄子弟之賢固有難以進勉者乃敢次其語而因以就正焉

衛卹鳴序 壬子

郎訓子語

衛卹者何予幼而孤蹇長更喪亂入也無歸出也無歸蓋終其身衛卹之人也癸巳冬病自分溘盡已矣明年春得起其夏兄子又喪先人之緒殆茫茫欲墜後三年而長子生又越八年而次子生於是似續之心復切式穀之望不

得不深乎乃年踰六九矣因以昔之所聞筆授厥長將以繼述之重責之望之鳴者何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衰疾之人惻怛在心雖從語語託諸楮墨用傳厥聲俾子若孫永懸勿諼求為可繼則余之責也夫

錢柏園文集序 癸丑

吾鄉自國初基清江吳隱兩先生並起一以詩文鳴一以道德顯著一時人傑也嗣是賓興孝秀甲乙之科未嘗乏絕能樹立不朽者抑何寥寥神宗皇帝朝李尚寶錢中丞同時而顯然以方諸古之作者已不能無遜焉此鄉邦典型所以往往而絕也予與錢子柏園幼同師長同業嗣徽

纖響之志蓋亦未嘗無也乃中更喪亂艱難百歷流離顛蹶之餘飢寒愁悴雖不忍廢棄於學而氣亦稍折矣子株守井疆足跡不踰浙右柏園嘗走數千里訪名山遺賢送老以自補其不逮其詩若文成卷帙者蓋若干焉予無所就也疾病繼之矣人事又拂之坐見老死而無小成也柏園抗志强學豐于才而嗇于遇今也行年六十意氣不稍衰一旦裒集所著而屬予敘予謂得失高下傳之異時自有論定之者不具論爲敘其本末以告來世使知其槩視夫古之英傑穹然發憤而圖不朽於天壤者遠近何如也

紀交贈許需亭 癸丑

計子需亭之與予交蓋自壬辰秋也始予宿於屠子闇伯之家需亭夜過而偕止焉闇伯家梅里在海甯嘉興間爲武林姑蘇孔道士人勝衣冠即無不廣交遊談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筆舌甚于戈矛親戚同于水火予嘆息而言疇昔之日數十人鼓之數千萬人靡然從之樹黨援較勝負朝廷邦國無不深中其禍政事之亂亂於是官邪之敗敗於是人心之溺溺於是風俗之敝敝於是今者禍亂已極一時人士不能懲創既往力圖厥新頹乃蹠其失而加甚焉詩所謂載胥及溺淪胥以亡者也需亭避之謂予曰惜乎言之無益弗克挽也已是夕縱言及於他事莫不相得

選歡明日別去竊謂於今之日而有不惡聞此論者類非流輩所及由是識之不敢忘歲戊戌予旅食郡城需亭屢過予明年予以顛沛之故辱在泥塗需亭不予棄復訪予於郡邸自是交益密每從海濱何予往還卽無不相見相見未嘗不誼爲加篤也今年春商隱語予曰需亭子行年七十而氣志不損又幸子若孫奉其壽母九十有二吾黨天倫之樂孰過於斯且出辭壽之文示予而述其言曰壽我我不敢受教我我不敢辭予讀而遂敬之古昔所稱乾乾不息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殆其人歟天倫之樂苟非厥德允修何以克致乃屈指歲月不勝重有

感焉溯昔邂逅一遇彼此皆壯夫也忽越二十餘年猶旦暮間事爾之抵掌努目以主盟會者存焉者幾迨夫蓋棺總其生平論定之求一善之名不易得也靄亭子落落於世年彌增德彌卲雖于顛沛之餘猶得苟延視息以從其後勗哉君子愼無以年自諉也即若衛公自爲懿戒之時俯視吾黨眞小子耳願益勉其耄而好學之志以日進於無疆之德業使與時論述古今之人謂睿聖武公而後復有若睿聖武公者豈不休哉若予幼而失學長無聞知弗敢上儗也昔者李公問於周子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已聽吾言可也他日其友見而異之曰汝從茂

叔來耶予少於需亭七年耳使自今以往得遇周子其人者願從而問焉庶幾吾友或有異前之目乎然與需亭交不為不久而不能少進於往日雖濂溪其如予何此固予之深懼敢推需亭子之意而敘其本末一以見交惟德義可不媿乎久要人惟德義之懋可以不虛長世而亦兼以答何子也

壽序

陳母葉太君九袠壽序

余與陳子乾初並遊山陰先生之門以兄禮友陳子有年矣陳子長子者七載其兄二人皆將杖於鄉矣兄子八人

年皆視予不遠予得交者爲爰立潮生槎光每至陳子家輒見其二子長者爲敬之知學問今年九月其母葉太君方九十予從諸執友後奉觴以進太君出見予之友而受爵齒髮顏色如七十以下者步不杖聰明如六十以下者諸孫或先或後從道之不倦引翼余則何以祝太君葢夫詩書所嘆誦舉世所稱願不能必之天與人者則愛者多爲之祝而庶幾焉今太君之壽上壽矣太君之身安且寧矣太君之子若孫踰艾而耆矣林立而壯盛矣抑又賢而好德矣余則何以祝太君不然則將以勉陳子夫菽水以歡其親其親可以安之於人子之心終有憾陳子家非富

有而衣帛食肉可以不匱太君又不惑於釋老之教却酒肉以速其喪然或子之不淑毀廉蕩節以爲親僇遠游涉險以貽親憂亦無如之何陳子飭躬立行不求聞達與其兄弟子姪怡怡温温朝夕承事於太君之側則又體養志養無不足也雖然予則終以勉陳子蓋凡本乎天者莫爲而莫致故有幸有不幸本乎人者盡人皆可自爲而自致而容有不得自爲與不得自致者則亦有幸有不幸年至期耋而身樂康子孫衆多而養豐給此本乎天者也陳子可謂幸矣多賢而懿德是好本乎人者也陳子可謂幸之幸矣然而德者求之皆我固有而雖聖人猶亹亹焉孟子

言三樂次之以仰不媿天俯不怍人有以也必能盡天之道而後可以不媿於天盡人之道而後可以不怍於人是以子臣弟友夫子未能而修己之盡堯舜猶病也近世學者於道粗知嚮方遂自矜許上無古人甚至信一人之聽見薄尊聞爲流俗足己自賢而無復求益之意非聖人日進無疆綏其福履之道也夫崇德之量至於效天而已矣古之人修身以立命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故德盛而休祥集之陳子據今所至益以懋修厥德不自滿假於先民之遺訓篤信精求遜心以從歸於至善之則以馴至於踐形惟肖而後由事親以達之事天均爲克家之子

故曰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以是干百祿而稱無期啻有旣乎予故奉觴而祝本乎陳子兄弟子姪之賢而好德廣之天人之說以侑太君之觴雖然予則何以勉陳子

壽周母吳太君六袠序 甲午

余友周子鳴臯之母吳太君以甲午之季秋十有九日凡爲甲者六周六甲之壽壽未上也顧太君稱未亡人者垂三十年太君之至於此日非易也不可無祝小子張履祥敬與邱子雲陸子裕弘淩子克貞朱子天麒許子在明吳子泰奉觴而進祥長因屬辭焉七子者地同志同與周子

皆學易遂以易之義宣言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利貞者所以爲元亨也於令爲建申酉戌之月當夫白露下零嚴霜疊降觀剝而往幾於無陽矣然而來復之本恒必於斯方太君之稱未亡人也周子甚幼寡兄弟太君以一少婦提攜保育孤危哉而漸且長有室矣孫子繩繩矣修身力學而克家矣太君下機杼而安溫凊含飴漿而弄孫子殆如窮陰之後東風至而品物其蘇也當是時周子學益進志益强似顯榮之事無不可致之親者而天地易位明人地中周子隱矣其守身明志亦若太君之稱未亡人之日也周子可謂能以志養矣周子之學讀太極圖說西銘而

渙然有得也太極圖之說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西銘之言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子於此蓋已體之親而見之卓矣非若世之學者口耳而無實泛濫而無歸者也然周子學務益贍志務益勵閉戶課子非聖賢之書弗妄接非義弗苟取與非硜硜然如七子者不數數與通往來易履之六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太君有焉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周子有焉周子可謂能以志養者矣天地之理無往不復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周子勉之其及此困伏蒿萊

萬物無相見之日於主靜立極之義庶幾哉積之厚而造之深焉將見有諸己者充實而光輝致諸用者刑寡妻而至兄弟以及御於家邦準諸四海此又橫渠貧賤憂辱玉汝於成濂溪元亨誠通利貞誠復之旨周子所以壽其親於無疆惟休者宜莫如此矣余七子者皆未之逮也周子勉之乃酌酒再拜致辭而退

壽二母 并序

予不得父母也壽倍樂人之壽其父母蓋樂人之所樂者益以悲己之悲也友許子寅之夏母吳貞人年周甲予友唐子辰之夏母褚貞人亦年周甲子二子皆辱交

子皆能以志養其親者也予感予毋鄭貞如二毋而年弗逮二毋子之孤若如二子而志業弗逮二子其於已也悲無期則於人也誠樂無期田野之夫親耒耜廢肇罷久矣不足述懿德而垂久遠徒以友朋之素不敢自外勉獻一言等諸溪毛對體云爾

羣物並毀金石獨壽百卉具腓松柏獨秀正性不移自天斯祐賢哉二毋德音實懋一德曰貞孝慈則又問替乃先克開厥後厥後伊何人養以祿己則以志節孝其儀和靖焉企道惟一撰學之斯至彼自古難君子之子不辱其親孝無終始名立行成千秋形史厥美惟馨厥式維嗟凡民

罔弗知曰丹而轂曰膏而頤將其來蛇蛇懿厥二子洎然自持匪異是資緊母是師小人有母未敢絜芳庶其比者靡艱弗嘗歲燠而凄大有而歉得子之劬未得子之康爰頌母齡旣陵以闓覆載以蒼我友敬矣夙夜就將匪竹帛是光維德云備乃天地無疆原校云有自跋

壽吳母序 丁酉

丁酉首夏予與同學諸子訪友於苕溪將歸吳子市絹索問之曰以爲嫡母六袠壽同學諸子僉曰宜有以壽吳母予曰義固不可以已然吾黨之爲吳母壽宜莫如吳子自爲其母壽也蓋吾黨交吳子因知吳子之母十年以來育

至其家者有未至其家者今爲相率奉觴以進頌母德而獻祝焉吳子樂其親之志固所欲得於朋友然特一日之事也方吳子之幼也處士公捐館舍吳母攜諸孤遙遙未覩成立宜戚然於心今諸孤（原校一作孫）蔚起而吳子兄弟復能肆力於學問親賢樂善不求聞達宗族鄉黨爭稱願之吳母之心宜稍慰吳子之兄吳母生也降年弗永而吳子視其子如已子又力營處士公窀穸與二季弟貧約自甘靡有閒言家庭之間雍雍怡怡朝夕將愛敬於母吳母之心宜益以喜此則終身之事也夫十年而修一日之祝與夫朝夕之將事其數固已懸殊若乃德益修學益懋以愛

日之心夙夜自勉異時立身行道誠無媿於古之聖賢使天下後世稱吳子者莫不推其所自則吳母之德將與古之聖賢之母施令譽於無窮則夫所以壽其親者奚特旨酒羔豚百年之康樂而已哉予與同學諸子翹首跂足而願慕之矣爰書其語以贈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淩子克貞朱子天麒忝子履祥里居不遠與吳子泰於學有同志云

壽淩老先生七袠序

始小子履祥與同學邱子雲陸子裕弘周子我公沈子藺先朱子天麒吳子泰徐子普與淩伯子先後爲志義交登

堂請謁當是時先生方六袠浚子不以聞今仲秋十有九
日則先生七袠懸弧之辰也浚子謂朱子曰予無以說吾
親願勿聞諸同學蔡浚子所以壽其親者固自有道不在
區區一觴一詠也顧小子之敬不可以不修因擕尊罍戒
盤匜而獻誠焉且致詞曰自干戈以來凡人間喜慶之事
久不與於豆觴之末矣間聞歌吹鐃鼓忽不自意中心怦
怦若震駴然惟康高年介眉壽輒欣然樂就竊以爲考成
之人天之所厚意在玆也抑亦爲人之子樂之古人經營
四方則不遑將事蔡不逮親則感歎劬勞即祥數人中稱
具慶者惟沈朱二子令母無恙者惟呂吳二子然皆未屆

古稀也今先生既壽且康和氣滿容而浚子兄弟左右將事克盡懽心當此陸沈之世天倫晏如慈孝無間可謂極生民之至樂矣雖然猶世人之間有先生與人其之也浚子整躬力學非先古之法言不言德行不行凡夫學術之純疵政治之得失人品之端邪源流本末莫不條貫究而豪芒析也又抱玉深藏惟世之得聞是懼羅公一峰云古之君子榮親以德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讀書而首甲科其於世之顯榮亦云赫矣公之欿乎不足者乃在德義浚子之學不難致身通顯如羅公而顧視之如糞土方亟亟焉益求所爲欿然者而致之於親先生於此寧不顧

而樂之乎先生生於吳興之右族詩書之澤旣長父二華公以孝友直方著聞享年及杖於國先生復以盛德世其家凌子兄弟繩武於後將益進而光大之父作子述三世一揆禮義篤於閨門親遜孚於族黨未嘗富而無求於人未嘗貴而見重於世以先生七十年間靜觀與俗俛仰俛落車馬蒿萊墟井變易不知幾何而一家世德悠悠彌懋詩人所詠令德壽豈其亦可謂令德也已可謂壽豈也已若此者世人或未易有先生之所獨也小子譾不敢以方來未艾之福履效世俗之祝爲先生壽惟本乎先生之固有者偕其同學舉觴以壽先生而因與凌子相勉於無窮

也

壽沈德甫六袠序

嘉善沈德甫先生忘其年下交於予今六月九日則六袠懸弧令辰也檇李施易修偕其友許元龍徐敬可高子修過予屬爲文以壽之予無文固辭不獲因牽而言曰凡世俗之爲人壽者多爲頌美之辭予謂非所宜施於朋友朋友之道宜相下相勗期於有成蓋自有天地以至於今其爲甲子不知幾何歲矣其間烝民之生一周甲子與再周甲子者不知幾何人矣乃天地如故而人之代謝無異草木之倏榮倏落而莫與久存也其配天地而久存者惟聖

賢之盛德大業傳焉是以夫子至聖猶假年以學易衛武公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瞿瞿然盖不知老之將至也先生生而孤長益窮困又數遘奇疾幾不克有其年矣然能自振拔初受業於忠憲高先生之門人周氏遂慨然志於正學而不甘於流俗其師既沒則過山陰謁劉先生而友祝子開美又數從燕人韓參夫游乙酉以後造扁舟浮游三吳間賣卜貿茶以自養訪遺老之猶存及幽棲之素士相與講道論業於野田草澤之間毅然擔荷雖壯夫弗及也夫天地之道惟富有而日新故歷日而月歷月而歲歷歲而世以至於久而不敝今先生

之求友力學歲月巳邁而志氣不爲衰止過此以往行見其德業之益懋而靡巳也使先生生於盛時隆以國庶之典授几杖於朝固不爲之加益今也布衣蒯屨酌水茹蔬與二三退士切劘德義亦豈爲之加損蓋人固有所以久存者而不與乎區區榮落之數也吾黨勗哉其年之未及乎先生者固當以先生之求友力學勉其所未至其窮困疾病之不若先生之甚者益當以先生之能自振拔及時而進德矣因各舉酒相勵而退同學小弟桐鄉張履祥敘言

費母壽序　丁未

予與費子佩三相見於沈石長氏講授之堂氣貌恂恂年三十餘執禮恭謹若成童然者已意其家教之有素矣又使其子受業於沈尹同氏私異父子先後師資皆予畏友抑何賢而好德也今年春季費子以母丁孺人七袠懸帨之辰乞言於予曰母氏勤勞克相先君立厥家教育冢琚兄弟使知親賢就學今茲幸壽且康自念無以爲母慰者庶得長者一言用光緗帙予辭不克爾沈子連爲之請且道母德不置然後知費子之賢誠有所本也已念之挺德之懋誠若所言自足顯聞於時受福於天初無藉乎人之揚詡也又況所爲揚詡之人甚不足以輕重於世然則爲

賛子者將以人之言壽其母不若已之德業益修爲足大壽其母也每見世之貴人富室厥父母壽耇莫不列屏障肆几筵錦章華軸頌聲洋洋未幾而頌者與所頌者忽如春禽秋羽越今踰時而已寂若無聞矣是則有言不足爲益無言不足爲損明甚昔者孟子之母固聖得孟子而行益光朱子之母雖賢得朱子而傳益永孟子之爲母壽遠不得聞然至今稱之誰則大年有過之者若夫南宋之日要與今時不異當朱子盛時同官之僚友同道之英賢與夫韋齋先生之故人舊德其爲名公碩老所以奉壺觴而進頌禱者不知其幾於今誦述則惟朱子自爲壽母之詩

足令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聞而興起也其言曰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又曰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休哉可爲法則也已是詩也費子周旋吾友之間習有素矣但能率其門內修身履道以康孺人孺人見子若孫德業日起殊有異乎他人之子若孫其鄉黨賓朋歲時過從亦莫不爲孺人慰曰幸哉有子若孫如此豈不賢於日進金罍而祝祺壽於無疆也哉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而云不可以學朱子之所學愚未之聞也或疑祝與規宜有異予應之曰小人有母悔不克盡一日之力也秪以劝不知學之故今焉費子之母既壽且康爲費子慶

固宜爲贄予勉況乎吾友嘗教我矣匪惟頌之因以勗之

益實本斯義爾遂次其言以贈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